

湖头条

记忆中,迈过五月的门槛,金浪滚滚的田野上便到处散发着诱人的麦子成熟的气息。集镇上商贩“杈把扫帚扬场锨,镰刀草帽使牛鞭”的叫卖声特别响亮,赶集购置麦收农具的农民们经过讨价还价,不等罢集,便个个肩扛手提急匆匆地满载而归了。因为这是麦收农忙时节!麦熟三晌,眼看麦子已经到了下镰收割的紧要关头,由于连日忙着插秧,打麦场还没来得急造呢。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就是见到多年不见的老朋友,也只能匆匆打个招呼:“闲时再叙”了。

农忙无闲人。大人们忙,放了麦假的我也跟着受罪。清早,随着“大哥大嫂起——大哥大嫂起——”又膀郎的一声声叫喊,父母、哥姐迎着朦胧的晨雾,来到麦田里弓着腰一把一把割麦子,我便顺着麦田埂上放牛;上午,大人们把麦子一担一担挑到场上摊开晾晒,我便踏着麦茬仔细搜寻捡拾遗漏的麦穗;时近中午,麦子晒焦了,父亲套上牛,拉着石碾一遍一遍碾压麦子的时候,我又要去野地里割牛草。“人畜同理,吃不饱,怎么能干活呢?”大人们的话永远是真理,我只能无条件地服从。尽管骄阳似火,尽管饥肠辘辘,大人们忙着,我也就不能闲着。

在石碾的折磨下,一会儿,麦秸被碾压得扁扁的,银条似的,白亮亮的,脱落的麦粒都藏到麦秸下面了。此时要翻过来再碾压。翻麦草,需要力气,我还小,身单力薄翻不动,帮不上忙,只好躲到场边树荫下听树上黄鹂鸟欢快地歌唱,看着大人忙活。好不容易挨到父亲卸了牛,本以为可以吃午饭了,父亲说:“收起来吧!趁着没煞风,收起来,你们回去吃完饭,我就把麦子扬出来了!”

碾压过的麦草轻多了,我终于可以帮上了忙,每次虽然杈的“不够一个鸡窝”,但杈一点少一点。麦草收拾完了,父亲堆的麦草垛大了一圈。收麦子时,我便派上了用场,我扶着刮板,父亲拉。父亲一边拉,一边教我扶刮板的技巧:“扶直了,刮得净;扶不直,麦草一挡,刮板漂了,还要重刮,费事!”

麦粒收起来了,好像不知道饿的父亲让我们回去吃饭,他趁着午间幽幽的风,扬起场来。扬场确实是一门技术活儿,父亲一锨麦子在空气中抛起,一种弧度,穿越时空的风,麦壳随风飘出,金灿灿的麦粒落地成堆。起初我站在麦堆上,晃动扫帚,清洁杂物。渐渐地,父亲就手把手地教我扬场:“会扬场,一条线;不会扬场,一大片。”

夜里,银色的月光铺满麦场,覆盖了坟包似的麦堆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甜的味道,这是农民盼望已久的麦香。每夜我都随父亲去看场,铺一条蒲草苫或一张篾席,头枕着麦堆,嗅着沁人心脾的麦香,看着田野上空穿梭忙碌的萤火虫,憧憬着明天雪白的馒头,带着一天的劳累进入甜美的梦想。

麦黄的季节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父亲也离开我们17年了。往日的镰刀、杈子、老牛、打麦场、石碾、木铗、麦草垛不见了,人们脸上的疲惫、劳累、痛苦的神情消失了。每到麦收时节,又膀郎那“大哥大嫂起——大哥大嫂起——”高亢的喉咙唱响天空的时候,代替人们的是轰隆隆的联合收割机布满田野,那满载着麦粒的三轮车穿梭似的行驶在田间路上,伴随着人们的喜悦,谱写了一曲丰收的赞歌。但是,往日那一个个麦收的场景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麦收的记忆

周明金



《收获》(图片来自网络)

记忆深处

夏天到了,桃李渐熟,瓜果溢香。春日的花变成了果,初春的芽变成了叶。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恩赐,炽热中追求着丝丝凉意和恬宁。

白天疲惫于工作和应酬,夜晚轻装散步。霓虹灯下,喧嚣的都市,凉爽的夜风,勾起了几多夏日的回想。

年少时,出生于农村的我,家境贫穷,兄弟一群。喜欢夏天,是因为春荒过后,饥寒不再,瓜果桃李尽现村头院落。不懂事的孩子,明摘暗偷,皆可为主嘴解馋。快乐的是泥中水里到处乱跑。天热了,小河水、水塘里尽情嬉戏,大人管不上,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水性。最难忘的是母亲擀的面条,用井水一捞,浇上捣碎的蒜泥,吃着真是过瘾。

仲夏,夜幕降临,别说空调了,连电也没有。庄上稍微大点的孩子们随大人掂个席片或薄帘,往村口塘边,能通风的地儿一躺,听大人们天南海北,古往今来,拉家常、讲故事,每每听着听着便睡着了。记得有一次,睡在池塘边,临睡前逮了很多萤火虫。

长大了,上完初中、高中,没考上大学。回到家里随父母过起了“祖传的田园生活”。

夏天很热,劳动之余,为了补贴生活,也学着做点小生意。那年,买了一辆破自行车,到距离我家五十里开外的明港镇批发冰棒卖。我清楚地记得,在冰棒厂批发三分钱一个,到集市或村庄去卖,可卖五分钱一个。批满一箱,用小棉被封好,二十多岁,骑上自行车,头上戴顶很时髦的太阳帽,一路喊着“冰棒——冰棒——”穿梭于集市村头。一箱卖完可赚两三角钱,很满足。记得有一次,天太热,大地流火,冰棒卖得也很快。到了一个邻村,有个妇女抱着孩子,听到“冰棒”声,孩子闹着要吃,大人就是不买,孩子闹急了大人还拍了孩子两巴掌,孩子哭得更狠。当时我打开箱子给孩子拿了一个,大人说:“俺没钱。”孩子当时不哭了。我说:“这个我不要钱了。”说完我骑车而去,在离开村口的那一刻,愉快地摇响自行车铃铛,猛蹬加速往家里赶。

种了几年地,当了几年民办教师,其间也到工厂做过临时工,还当了几年村干部,火热的青春犹如夏季的温度在升腾着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当年风华正茂,踌躇满志的我,带着诸多憧憬和记忆,已步入长年的行列。

身边的高楼鳞次栉比,路边的花圃姹紫嫣红,霓虹灯映衬着路灯璀璨夺目。城市的夜晚彻夜不眠,夏日的广场舞曲悠扬不息……

我畅游于流光溢彩的夜市。
我沉浸于夏日梦幻般的随想。

闲情拾趣

初夏的雨,来得骤也停得陡。微风乍起,一阵阵香气袭来,下意识地抬头环顾,满院的树木花草被这阵雨冲洗得并非“绿肥红瘦”,而是绿得更油,红得更艳,白得更亮,风姿绰约,娇美宜人。美中不足的是:中庭这棵金桂尚未开花。但是它在雨后斜阳的照耀下更加油光苍翠,晶莹剔透了。它矗立于中庭,恰如一朵蘑菇云拔地而起,蔚为壮观。这是先慈于四十多年前亲手所植,如今它身高过丈,冠盖六米盈余,枝繁叶茂,颇有灵气。

就在这桂花树下,一月前来了一位不速之客:一身银灰色的羽毛,两个膀尖却点缀着银白;浅红色的小嘴,圆而略尖;赭黄色的腿上分别戴着两个轻金属环套,每个环套上都有四个阿拉伯数字的编号。它的眼神虽有些病态,却也楚楚动人,让人怜爱不已。这一定是谁家养的信鸽,而今或因伤病,或因饥饿劳累几乎飞不动了。于是我找来塑料花篮,给它构建一个临时居所,每天悉心照料。老天不负有心人,不到一个星期,它竟然恢复了健康,而且能凌空飞翔了。可是它每次飞出去不久,又飞回来饮水啄食。每当啄食饮水时,还不断警觉地抬头四处张望,非常谨慎,也非常有趣。可惜的是,在它能够健康地展翅高飞的半月后再也没飞回来。

也是在这桂花树下,曾经养过一条京巴。那是我的学生周建友刚转业不久送来的。它原名叫欢欢,来我家后,我给它改名叫来安,希冀它来了以后能平平安安,安生地生活。来安浑身毛黄色,毛茸茸的,几乎找不到一根杂毛,非常讨人喜欢。初来时就拴在这桂花树下,喂熟了才敢放开。每年天气刚一暖和,它便从房檐下的窝里跑出来卧在桂花树下的青石板上。

来安喜爱清洁,每周都得给它洗两次澡。洗澡时,它趴在盆里一动不动,任由你手揉梳子梳,伸着头安然地享受着。洗罢吹干后手一松,它便围绕着桂花树活蹦乱跳地跑个十多圈。光阴荏苒,不觉十多年过去了,来安也老了,连吃食都站不起来,只能用两只前腿撑着,老态龙钟的样子很无助,很凄惨,也很可怜。尤其是当它抬头望你的时候,那乞怜的眼神,令人心生恻隐而不忍与之对视。2010年开春不久,它居然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,然后步履蹒跚,晃悠悠地走了出去,我们都以为它出去活动活动有好处,不曾想它竟一去不复返了。时至今日,我们还会时常想起它。

往事悠悠,苦乐兼酬,就在这庭院里,在这桂花树下,那许许多多令人心悦,让人困扰的往事不一而足,而院中的花香依然馥郁宜人。

夏日随想

左振堂

桂花树下的缘与爱

赵承先